

和而不同---从疫病防治看治未病和传统预防医学的区别与联系

辛宝^{1*} 胡晗¹ 祁乐² 周海哲²

(1.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陕西 咸阳 712000; 2. 陕西中医药大学, 陕西 咸阳 712046)

摘要: 基于中医治未病学与传统生物预防医学在历史源流、理论基础、研究与应用方面的区别与联系, 阐述了整体医学模式下治未病学理论思想和方法对现代预防医学的启示和补充作用, 以“疫病”的治未病学结合目前对于传染性疾病的防治, 对其在现代医学及疾病预防中的参考价值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疫病; 预防; 治未病

中医治未病学与预防医学都重视预防疾病的发生, “治未病”思想的形成要远早于预防医学。因两者归属于不同的医学体系, 故对于疾病与健康的理解、治未病与预防医学的涵盖范围等都存在一定的差异^[1], 这一点也有教材和学者进行了讨论。传统预防医学基于预防接种、杀菌灭虫和抗菌药物这三大法宝的相继应用, 使急、慢性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有了“克星”, 这也是为什么它面对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侵袭, 成为医学主体的干预模式的原因。

随着医学的发展, 人类健康需求的多样化和多元化, 以及医学伦理层面的演进, 现代预防医学体系中除了传统生物预防的思想和方法外, 也需要有更多的交叉, 促进其发展和进一步为全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以现代整体医学模式与预防医学交叉为例, 二者都重视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的完好状态, 遵循以人为本、以健康为中心的思想, 强调健康与疾病的平衡^[2]。而中医的治未病学本身已经具有整体医学模式的雏形, 其理论和应用可以为解决提供参考和力量, 使我们做到“不知已病而治未病, 不治已乱而治未乱” (《素问 六元正纪大论》) 的理想目标, 或成为学术研究的契机。

笔者结合中西方预防医学对传染病学防治的发展脉络, 通过两个学科的比较, 简述其区别与联系, 请专家指正。

1. 从“疫”而起, 殊途同归

中医治未病学与预防医学的发展起源离不开中西方人类历史上对于急性传染性疾病的防治,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传染病这样的名词界定, 但也有疫病一说。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中即有“疥”“疖”“痢”“风”等传染病名称的记载, 先秦古籍《周礼》《左传》还记载了气候异常与传染病的关系^[3], 说明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传染病的危害和发生规律, 这些都表明, 与以传染性疾病研究为中心的传统预防医学建立史而言, 可以说都是从“疫”而起, 治未病学早期的萌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对急性传染性疾病的认识和防治的基础知识之上的,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在提出治未病的概念之时, 所说“不知已病而治未病, 不治已乱而治未乱”, 依据传统“疫病”理论做到顺应四时, 调节阴阳^[4],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也是受到了传染性疾病预防的启发, 《内经》最早把传染病定名为疫、疠, 如《素

*通讯作者: 辛宝, 副教授。E-mail: 89561185@qq.com

问 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素问 六元正纪大论》说：“温病大行，远近咸若。”，“疠大至，民善暴死。”受《内经》“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的影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急性传染病都称为伤寒^[3]；有学者认为，本次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属于中医“寒疫”范畴^[5]。《伤寒论》其中的很多方剂也被后世疫病学派与温病学派所广泛采用，这对疫病与温病治疗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成书于应用也与传染性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隋代的《诸病源候论》指出传染性疾病的发病因素是“岁时不和，温凉失节”，病因是“人感乖戾之气”，其病变特点是“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这些思想对后世《备急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历代医著中防疫思想的形成和方药的应用，包括对温病学派代表著作和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这些著作也恰恰是中医治未病学理论发展进程中的代表性节点，故说中医治未病学的发展伴随着古代中国传染性疾病预防的始终，也不为过。

再将视角回到西方的预防医学历史，最早的疾病预防思想源于公元前 4 世纪希波克拉底的《空气、水和土壤》，18 世纪出现以个体为对象的疾病预防科学——“卫生学”，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预防的主导地位才被真正重视^[6]，我们发现原来其也同中医治未病学的形成和发展一样，是离不开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历史的；所以首先肯定的一点是，中医治未病学和传统预防医学的研究起源是相同的，在应用的对象和应用领域上也有着相同之处，虽然古代的中西方医学交流和碰撞无法与现代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同日而语，但临床实践为主决定着人类医学智慧的来源和发展，使得这两个学科都为传染性疾病的防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很多古代传染性疾病的传统中医的预防措施也朴素、原始地体现着预防医学，特别是生物预防医学的应用起源是不以中西方为界限的，比如古代中国强调防治疾病过程中的注重个人卫生，关注食品安全与清洁、强调环境消杀，截断传染途径。还有古代中国最早的预防接种实践都成为生物预防医学历史中值得去肯定的一部分，而这些也正是中医治未病学“未病先防”思想和理论的实践应用。

随着学科的发展，现代预防医学已成为多门子学科组成的一个学科，主要研究疾病发生与分布规律以及影响健康的各种因素，制订预防对策和措施，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和提高生命质量为目的^[7]，也进一步和中医治未病学在慢病和健康学的研究上有了相同的着眼点，可谓殊途同归。

2. 思想应用，体现差异

“治未病”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的三个层次与预防医学的三级预防“病因预防”“临床前期预防”“临床预防”乍看之下区别不大，但细致分析又有所差别^[1]。

应该看到，二者虽有着近似相同的体现，中医治未病学和预防医学由于形成地域、医学基础理论和思想亦存在着差异。

一是理论基础不同，中医治未病学隶属于中医学体系，是以中医学理论为指导，更调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特点。传统预防医学隶属于现代医学发展体系，以传染性疾病预防而言，是以生物预防思想为指导的，主要重视疾病的预防，其主要针对的是传染病等一些急

性病的预防，随着医学模式转变为“生物-心理-社会”模式^[8]，成为现代预防医学。

二是研究目的不同，中医治未病学着重于生命全过程的治未病，不限于环境因素，以防范各种疾病的发生，应用“辨证论治”和“整体观”两大原则进行疾病的预防与诊疗，其应用偏于个体预防，认为个体在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中内养正气、外慎风寒，“天人相应”就可抵御贼风外邪侵袭，避免疾病发生^[9]；预防医学虽然也重视无病状态时对疾病的预防，强调健康与环境的关系，但主要防范传染病、职业病、地方病等病种的发生，侧重于机体“微观”的变化，着重从分子、细胞、离子等微观层面进行阐述疾病的发病机理^[10]，以及应用调节微观层面的基态失衡进行诊疗疾病，其偏于群体预防。

三是服务对象不同，中医治未病学除着眼于健康未病态外，还包括欲病、既病、病后等状态人群，其实关注的是全人群和全生物学过程的卫生体系；而预防医学主要着眼于健康人群和无症状患者，更多的关注技术应用。

四是干预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中医治未病学多关注个体健康，通过采用中医学传统方法与技术进行诊断和调治，采取的措施是“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除之”（语见《诸病源候论·温病诸侯》）；而预防医学更多关注社会，采用现代药物、器械、感染控制等方法与技术进行预防，并通过公共卫生的手段保障社会群体的健康。回顾历史，中医对传染病也采取预防服药、群体防治的方法，在“治未病”思想的影响下，使得中医并非只治不防或只防不治，而是有一个防重于治，防治并重思想的医学应用，中医同时“三因制宜”更多的关注个体抗病康复能力的提升对预防传染性疾病的作用，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也体现了中医治未病从疾病形成、疾病过程、疾病结果全面关注和研究疾病防治的根本——个体体质差异这一思想，在一定层面上，其与单纯的“高危人群”的概念是不同的，也为现代预防医学个性化预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3. 面对未来， 共同进退

中医治未病虽然对保障我国人民的健康和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对预防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中医治未病在疫病防治中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丰富,但缺乏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这是受医学理论、科学和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而西方传统预防医学如果没有生物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推进,确定以生物预防做为手段,其在传染性疾病中的防治成效不一定大于中医药,所以取长补短,互相尊重,在未来的发展中,体现中西医结合将成防治疾病,促进健康的关键。治未病学将为预防医学的研究提供很好的思想借鉴以及历史参考,其整体医学观和健康观的特色,包括文化适用性也为预防医学的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而预防医学相关子学科包括如健康教育学、社会医学等的研究方法又为更好的研究中医治未病理论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诠释方式。

面对一次次发生的疫情,病因复杂、病情变化的“乱”如何通过群体预防与个体预防的结合,环境预防和生活方式的结合达到“不乱”,这是一个中医学与现代预防医学,乃至整个人类医学都想去找寻答案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共同面对和相互结合。如在实践中,以中医治未病学思想指导形成整体性的卫生体系,通过个体体质这一基础,从整体健

康、疾病动态性角度出发,做到“未病先防”,不再重蹈覆辙;利用现代预防医学的科技手段和传染病的理论与方法,建立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中西医应急体系和规范,做到“既病防变”;最后结合健康管理,借助现代预防医学非常完善的学科构架和研究方法,关注生命质量评价,养生保健,发挥中医情志调护、饮食调护、起居调护和康复锻炼等特色治疗^[11],做到“病后防复”,可以成为也已经成为中西医结合共同抗击传染性疾病的共识和应用体系。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好的为抗击疫情提供信息传递以及诊疗管理,弥补因疫情较大、人群较多所不具备的后续管理或健康服务的不完善,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实施理念^[12]。

总之,中医治未病学和预防医学都有着数千年人类与传染性疾病的斗争的经验总结,也是在传染性疾病的防治中产生和相互渗透发展起来的,就以疫病也就是传染性疾病的而言,以中医治未病之“道”做为卫生方针,统合现代预防医学之“术”,道术结合,和而不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姜青松,罗才贵.中医“治未病”与现代预防医学的区别[J].医学争鸣,2019,10(1):65-68.
- [2]潘秋予.论现代整体医学模式对预防医学人才培养的指导作用[J].卫生职业教育,2019,37(9):15-17.
- [3]宋乃光.中医疫病学之研究(上)[J].北京中医,2006,25(1):51-52.
- [4]李代翠.中医治未病理论在传染病防控中的应用[J].中国实用医药,2015,10(20):264-265.
- [5]范逸品,王燕平,张华敏等.试析从寒疫论治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感染的肺炎[J].中医杂志,2020:1-6.[2020-02-11].<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206.1519.007.html>.
- [6]马烈光.探讨中医“治未病”与现代预防医学的学术差[C].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养生康复分会第十二次学术年会暨服务老年产业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华中医药学会,2014:170-176.
- [7]姚玉红,许国君.传染病防治法的颁布实施与预防医学发展趋势[J].现代预防医学,2005(7):756-757.
- [8]张伟,史良科.预防医学发展的未来[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30(12):146-147.
- [9]赖伟娇,李巨奇,马全庆,等.浅论中医学“治未病”思想及养生观.中医临床研究,2019,11(27):146-148.
- [10]白云峰,叶峥嵘,陈震霖,等.论预防医学与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关系[J].陕西中医学院学报,2013,36(5):18-19,33.
- [11]李向真.发挥中医护理健康教育在“病后防复”中的作用[C].全国中医、中西医护理学术交流暨专题讲座会议,2008:昆明
- [12]尚栋仁.“治未病”思想与现代疾病的三级预防理论是相通的[J].中华实用中西医杂志,2008,21(16):1322-1323.

（收稿日期：2020-02-09 编辑：文颖娟）